

譯波

立

著庚式普

杜布羅夫斯基

— 復仇艷遇 —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杜布羅夫斯基

“復仇艷遇”

普式庚著
立波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杜布羅夫斯基

每冊實價叁角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庚式普·俄

譯者

波立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J. W. T. P. W.
(Wright)

像 畫 庚 式 . 普

譯者序言

一八三七年二月，普式庚和沙皇的客賓，法人喬治·丹提斯決鬥，決鬥後三天，這位俄羅斯文學的真正開創者，同時是世界的偉大的天才詩人，就死了。離開他生時，一七九九年五月，僅三十八年。

這次決鬥是誰也知道的沙俄統治者的陰謀。普式庚是一個純粹的貴族，他的家庭是莫斯科的古老的世家，看了他那篇有家譜性質的沒有寫完的傑作，「彼得大帝的黑人」(Peter the Great's Negro)，我們知道普式庚的血管裏雖然有非洲

黑人的血液（他的外曾祖父就是那位彼得大帝的黑人），但在彼得大帝的時代，他的家運已經交織在俄羅斯的命運裏面了。

普式庚自己更帶着充分的貴族精神，在描寫布加曹夫的農民暴動的時候，他始終帶着一種貴族的觀點。他的小說裏面的農奴，最忠心於主人，忠心到忘記了自己的，是最可愛的。可是這一切都不妨礙普式庚爲人類自由而戰鬥的精神。他攻擊着社會的不正。同情被蹂躪的弱小人物。對於宗教與以巨大的不敬。最重要的是他描寫了熾烈的愛和勇敢的反叛。囿於時代，他的反叛社會的積極的人物，總多少帶了一點安那其式的色彩，但是那種不妥協，不屈撓的精神是一貫的。

普式庚就爲了這種精神，使自己成了沙皇統治的仇敵。他在一八二〇年發表的『自由之歌』（Ode to Liberty）觸怒了亞力山大一世，被流放到南俄，居留在高加索，克里米亞等地，在高加索，因爲他給聖彼得堡的一個英國朋友的一封信護雪萊的無神論的信，被當局檢查出來了，因此受了六年的監禁。在亞力山大一

世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叛亂以後，尼古拉一世召了他回來。十二月黨人許多是普式庚的朋友，因此尼古拉一世問他：十二月黨人作亂的時候，他如果在彼得堡，是不是會參與反叛，詩人依着他的一向的爽直，回答一定會參與。尼古拉一世饒恕了他。可是詩人把沙皇當作特別的寬仁，那是錯了，尼古拉一世不但沒有放鬆他，而且把他的著作的檢查權交與了憲兵總監彭根多夫伯爵；這是一個愚昧而又險惡的人，於是普式庚的著作受着嚴厲的束縛，一直到他死。

普式庚遭受了統治者的各種蹂躪和束縛，還要加上他的生活的不幸。他愛上了一位年輕的社交界的女人。他非常愛她，她却沒有什麼文學興趣，更不能夠尊重她的丈夫的天才；她所愛的時髦社會和宮庭環境，普式庚是非常厭煩的。爲了她，他忍受着對他無味，他不能堪的一種生活方式。和他來往的時髦朋友爲了他的貧困和職位的低微看不起他。普式庚帶着詩人的敏感和驕傲，反轉來不但看不起他們，而且常常對他們報以譏嘲。這樣他招致了沙皇皇室的忌刻，同時也引

起了整個上流社會的仇視。當他正想退居鄉間，擺去這一切俗惡的煩惱，專心寫作的時候，一個謀害他的生命的陰謀，已經設定了。準備和他決鬥的法國人，侮辱他的愛人，這樣，普式庚就落入了他們的籠套，永遠的止息了他的天才的呼吸。

普式庚的主要的成就，是他的詩。十二歲在蘭心 (Lyceum) 貴族學校讀書的時候，他就開始寫詩了。一八二〇年發表了 *Ruslan and Lyudmila* 在全俄博得了詩人的聲譽。同年他又發表了觸怒亞力山大一世的『自由之歌』。在高加索的流放時期，除了許多其他的詩作以外，他又開始了他的 *Yugeni Onegin* 的最初的幾章。*Yugeni Onegin* 和他的另外一篇詩作，『青銅騎士』 (Bronze Horseman) 同是他的詩的傑構。後者發表於他的死後的一八四一年。普式庚許多著作，都是在他死後才能發表，這是沙皇的著作檢查制度的成績。

普式庚的詩建立了他以前的俄國從來沒有，以後也從來不曾越過的美的標

準。他的優雅和樸素的韻文成了俄國文學的永遠光輝的寶飾，因為他的詩句的文氣是這樣的完全，所以翻譯家以為譯成任何別國的文字，都很困難，在中國，普式庚的巨大的詩篇還沒有完善的譯本，這是並不足怪的。

詩人普式庚同時也是偉大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是這樣的坦白和有力，就是在現在，也是散文裏面的最優良的模範。普式庚是一直到一八三〇年才留意散文，可是因為他的散文簡單明暢，易於遂譯，所以牠的流行比他的韻文更為廣遠。現在我們來談談比較容易和我國的讀者見面的他的散文的名著罷。

他的最有社會意義的小說是「大尉的女兒」(The Captains Daughter)，這是以俄國農民運動史上有名的布加曹夫的叛亂做背景的一個中篇浪漫的歷史小說。故事的主角和一個邊僻地方的要塞的守將的女兒戀愛過程交織在整個的布加曹夫的亂事裏。布加曹夫叛亂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過程，在這篇小說裏，可以看出一個親切的側影。作者拘囿於時代，而且也許還要意識的逃避檢查官的鷹眼，對

於這位農民運動的領袖布加曹夫不敢公然的敬佩，而且不時的流露着對於暴力的社會變革的嫌惡，滿懷着一種素樸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但是布加曹夫並沒有被醜化。我們可以看到作者一方面不直他的暴力的行為，一方面又把他寫成了一個充滿了人情味而又帶着神力的農民領袖。對於統治者，他決不寬仁，對於同輩，保持着威嚴，却不失其親切。故事的主角和困頓時候的布加曹夫無心的會見過，有贈給他一件皮衣的小惠，後來主角站在官家方面，和他對敵，幾次落在布加曹夫的手裏，卻幾次都受了他的禮遇和饒恕。這是人性的溫情。

然而作者的同情，顯然是在官家的將校方面。大尉和他的妻被描寫得非常可愛，却受了布加曹夫的絞刑。而投降了布加曹夫的官軍的將官西華卜林却是陰險奸惡的人物。嫌惡農民運動的暴力，却又在農民和農民領袖的身上找不出巨大的缺點，於是把憎惡一概堆砌在他自己階級的叛徒身上，這也許是作者的一種苦心孤詣罷。

這故事裏的可愛的人物，除了大尉夫婦以外，還有主角的侍僕綏惠里支。這是貴族文學中常見的忠僕的典型。對主人竭盡忠誠，而又帶着喜劇人物的姿貌。莎士比亞宮庭文學中常見的弄臣，和這個有些彷彿。

這小說的女主角，大尉的女兒，却描畫得並不十分出色。不過也顯露了普式庚小說中的青年女性的特徵：帶着幽怨，又溫柔貞靜，而且又好像時時刻刻需要騎士的護衛一樣的纖弱。這一切也許是貴族女性的特質。

描寫布加曹夫的亂事的時候，作者嫌惡着社會變革的暴力，同情總是在官方，但他描寫另外一個反抗社會制度的人物，杜布羅夫斯基的時候，他的同情是在反抗者方面，而對於暴力，在這裏也曲與優容了。

杜布羅夫斯基是一個小地主的兒子。父親被一個橫暴的大地主氣死了，土地被奪去，自己不得已做了強盜。他原是想報仇，先殺了仇人的。而仇人的女兒魅惑了他。愛和恨的對象同在一家，愛和恨的情緒同在他一個人身上找到了最強烈

的表現。終於是愛得了勝利。爲了愛他原諒了他的家仇和情敵，而且停止了他反對不正的社會和腐敗的地主制度的鬥爭。安那其式的反叛，化爲了愛情無上的容忍。這是普式庚時代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而這方式是多少帶着一種黑暗時代的淒味的，杜布羅夫斯基沒有了家，情人被強奪，自己又被打傷，離開俄國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是多麼的寂寞和陰暗。

在俄國的詩人當中，普式庚算是最爲明朗的一個。可是他也有時禁不住露出陰鬱的面容，尤其是當他描畫弱小的人們的時候。他的小說集「白爾金的故事」(Tales by Belkin)中的「驛站站長」(The Station-master)是有名的一個短篇，却是多麼的陰暗。驛站站長的可愛的女兒，他的陰暗孤淒的生活之中的唯一安慰，被一個過路的貴族引誘去了。這個可憐的老人幾次去找他的女兒的下落，最後的一次，陰影一樣的站在那貴族之家的內室門口，望着他的親生的女兒變得好像生人一樣害怕他起來了的時候，那是多麼可怕的場面，老人和女兒以後永遠不

曾再見面，就這樣孤苦淒清的永逝了。

普式庚的另外一個短篇傑作，「鐘形皇后紙牌」(The Queen of Spades)，色調比「驛站站長」更為陰暗。那故事是這樣的：

在賭室的漫談中，X伯爵夫人的孫兒漫不經意的說他祖母知道三個必勝的紙牌的祕密，得到這祕密，祖母自己解除了一回巨債的災厄，又救了另外一個人，以後這祕密，就永遠被她保守着，再不用了。這祇是並不實在的虛構，却打動了一個賭博的旁觀者，的黑曼心情。

X伯爵夫人很老了，過着一種非常怪僻的老年的生活，她的一個年輕的侍婢，麗查，也跟着她度送一種沒有青春，沒有情愛的寂寞的生活。每天所看見的是伯爵夫人的古怪的習慣，所聽到的是伯爵夫人的任性的專制的吩咐。突然一天在她的窗子下面，她看到了一個年輕的軍官。這就是黑曼。打破她的青春的孤寂的愛情降臨到她身上來了麼？她是多麼激動，疑懼和驚喜。

以後，黑曼真的對她表示了狂熱的愛情。經過多少熱情的表露，麗查終於熱烈的愛上他了。最後，她約他幽會，那是約在伯爵夫人出去赴跳舞會的晚上，約了他在她陪伯爵夫人去赴跳舞會，還沒有回來的時候，他混到她的寢室裏去，黑曼照了她的話混進了伯爵夫人的府邸，可是等到麗查和伯爵夫人回來的時候，他並沒有到麗查房間裏去赴愛情的密約，却走到伯爵夫人的房間裏，向她詢問必勝紙牌的祕密。幾個月來愛情的表示，原來是爲了得近伯爵夫人，得到她的勝利的紙牌的祕密。「這樣，那許多熱情的信和熱烈的祈求，那種鹵莽的，堅固的固執——不是意味着愛情！金錢——那是他渴求着的東西。」麗查覺悟了，而她是多麼的淒寂。

這是浪漫的，愛情無上的普式庚的一篇最現實的故事。彼得大帝維新以後的俄國，資本主義已經在萌芽，金錢已經快要室滅貴族的精神了。這種社會變動所給與普式庚的貴族意識的影響，在這一個短篇之中，找着了最明確的表現。黑曼

是和戈哥理的「死魂靈」裏面的乞乞科夫有些彷彿的人物，爲了掙取金錢，他們都可以用生活中一切神聖的東西作爲手段。普式庚到處歌頌的神聖愛情，在黑曼身上却不過是取得金錢的可憐的墊腳物，明朗的普式庚還可以免掉陰沉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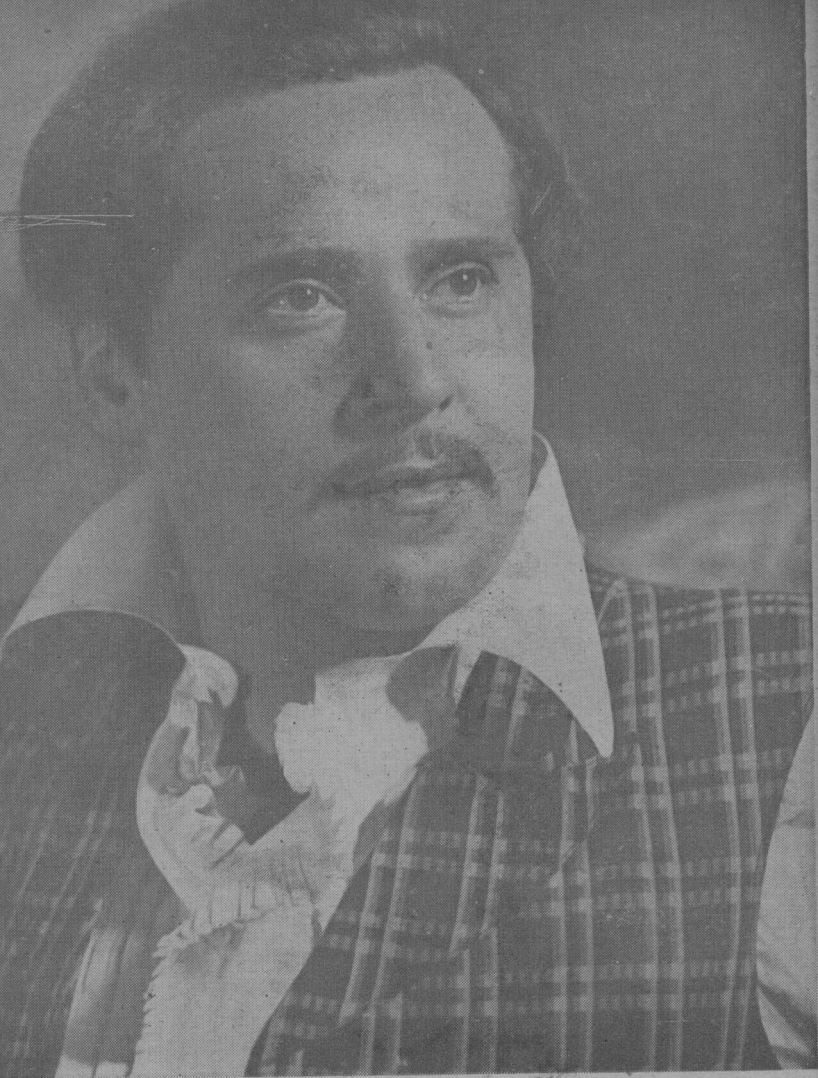
我所看到的最有社會意味的普式庚的小說，是這幾篇。此外還有他的帶着家譜性質的「彼得大帝的黑人」，這裏面的彼得大帝是一個最英明又最仁慈的君主。作爲詩人的傳略，作爲俄國維新時代的史話，這都是一篇深有價值的作品。

普式庚小說還很多，但因爲有的沒有看到，有的是思想的意義比較的小，在這裏都不談了。

普式庚不祇是詩人，小說家，他還寫過悲劇，做過批評論文，寫過遊記，還作了一部「布加曹夫變亂史」。他是一個多方面的偉大的天才。俄國的貴族卻不重視他，使他終生的顛沛，最後還要設定一個謀殺他的圈套，太早的終結了他的生命。

這位天才貴族的呼吸的停止，到今年恰恰一百年。他的國家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的自由的王國。聽說蘇聯對於這個偉大天才的百年祭，全國將有盛大的祭祀。貴族的詩人遭受了貴族階級的凌虐和謀殺，百年後，却受着無產階級熱烈的敬禮。無產階級不但懂得愛惜自己階級的詩人，而且也能懷抱任何階級的真正的詩人。

這裏所譯的杜布羅夫斯基，是前年根據 Natalie Duddington 的英譯重譯，譯給鄭振鐸先生所編「世界文庫」的。「世界文庫」後來改了計畫，這譯稿就一直擱着。在普式庚百年祭祀的今年，書店願印單行本。我趁這機會，一知半解的談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普式庚，和這一定不滿人意的譯文，當做一個小小的羞澀的花環（如果也能當做花環的話），放在詩人的中國祭祀的一個小角落，能夠這樣，我真是非常的歡喜。



面畫影電的“基斯夫羅布杜”

肖基斯夫羅布杜